

## 目 录

### 孙中山移驻永丰舰的经过及永丰舰以后

的活动.....胡应球 ( 1 )

### 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

组织始末.....胡汉贤 ( 25 )

### 民初邓鏗在海口惩办“猪仔”贩子

的经过.....陈国伦 ( 遗稿 ) ( 38 )

大元帅府时期的广东盐税.....温福田 ( 43 )

### 关于唐紹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袁世凯

容闳的关系.....黎照寰 ( 48 )

我所知道的黄明堂.....唐頌南 ( 61 )

广东肇军始末.....彭智芳、龔志鏐 ( 73 )

从护法到第一次北伐的赣军赖世璜.....林志光 ( 80 )

广州商团叛变后的陈廉伯.....陈 果 ( 86 )

佛山商团见闻.....陈駿千、陈 果 ( 96 )

江門商团始末记.....許 只 ( 102 )

中山县商团活动概况.....郑仲良 ( 115 )

### 张发奎鄂西反蒋及联桂攻粵战争

回忆.....黄占春 ( 遗稿 ) ( 119 )

张发奎鄂西反蒋前的一些动态.....黄梦熊 ( 134 )

张桂军联合攻广州概况.....黄炳鈿 ( 138 )

我曾经历的两次粤桂战争.....赵 濂 ( 142 )

1929年粤桂战争片断回忆.....駱凤翔 ( 151 )

|                        |             |
|------------------------|-------------|
| 张桂軍反蔣中的北流及衡阳战役·····    | 张滌海 ( 157 ) |
| 粵桂混战中衡阳七塘战役·····       | 邓洪昆 ( 163 ) |
| 余汉謀第一軍入贛防共初期的回忆·····   | 卜汉池 ( 168 ) |
| 余汉謀第一軍在贛南对紅軍作战的片断····· | 李 振 ( 176 ) |
| 抗战胜利后海南島劫收記·····       | 张家焯 ( 182 ) |

### 补充、訂正、质疑

|                         |                     |
|-------------------------|---------------------|
| 对于《孙中山先生辛亥南北議和时口头的两个指示》 |                     |
| 一文的质疑·····              | 黎照寰、梁烈亚、张 猛 ( 192 ) |
| 对《跟随孙中山先生的几点回忆》         |                     |
| 一些质疑·····               | 陆丹林 ( 194 )         |
| 对唐頌南《討龙后孙中山先生一次秘密回粵我忆》  |                     |
| 的訂正与质疑·····             | 罗翼群 ( 196 )         |
| 关于北海日諜中野事件的补充·····      | 陈汉流 ( 199 )         |
| 对《广东文史資料》第十四輯二点质疑·····  | 陆丹林 ( 201 )         |
| 关于《清末江門教案前后》            |                     |
| 的补充 ( 二則 ) ·····        | 梁元惠 冼子恩 ( 203 )     |
| 对《反复无常的沈鴻英一生》的          |                     |
| 补充訂正·····               | 馮 璜 ( 205 )         |

# 孙中山移驻永丰舰的经过 及永丰舰以后的活动

胡应球

永丰军舰原属北洋舰队，是1917年海军总长程璧光统率南下护法十一艘中的一艘。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移驻永丰舰达五十五天。1925年中山先生逝世后，该舰改名为中山舰。当事变时我在永丰舰任二副，下面写的，是关于孙中山先生在永丰舰有关的一些情况的回忆。

## 一 1922年北洋舰队内部情况

南下护法舰队是属于第一舰队中的大部分。当时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亦随同南下，共带领军舰十一艘。其中有：巡洋舰两艘，海圻和海琛；海圻舰为全国最大的一艘军舰。肇和练习舰，是全国最新式的设备；飞鹰驱逐舰，速率最快，这四艘是舰队的主力。还有炮舰三艘：永翔、永丰、楚豫。鱼雷舰两艘：同安、豫章。福安运舰一艘，和舞凤座驾舰一艘，共十一艘，战斗力也算强大。

从当日的人事方面来看，舰队官兵以福建籍为多，而权力掌握以广东人为优。以南下十一艘舰来说，海军总长程璧

光，海圻舰长湯廷光，海琛舰长程耀垣，永翔舰长潘文治，均是广东人。而海軍司令林葆懌，肇和舰长林永謨，和其他各舰长都是福建人。只有同安舰长溫树德是山东人。其余高級軍官和士兵，福建人占十分之六强，广东人不足十分之一，其他省人占十分之三左右。当程璧光任总长时，由于官兵受广东人革命热情的影响，互爱气氛浓厚，通力合作，内部是没有派系之分的。

自从程璧光被行刺死后，舰队内部渐分派系。有以同乡关系形成派系的，如福建人結成一派，其他各省人又結合成一派。又有以同学关系形成派系的，如烟台海軍学校的同学，与馬尾海軍学校的同学，和广东海軍学校的同学，各有界限。自从任命林葆懌为海軍部长（海軍总长改称）后，其海軍司令缺以肇和舰长林永謨递升，福建派系培植实力，以此开始。他們为着更巩固地掌握实力，首先把非福建籍的舰长程耀垣送出海琛舰轉到两广盐运使署充任盐务緝私統領，因轄下有緝私部队和軍舰，职权更大，入息自丰，程耀垣本人亦乐于同意。至遺海琛舰长缺，則給与福建人补充。及后又升海圻舰长湯廷光为海軍部长，更值时局动蕩，进一步推湯廷光任广东督軍和省长（短期），所遺海圻舰长和海軍部长缺，均給与福建人补充。至此福建人在北洋舰队内大权独攬，形成了一个强大派系。

福建派系掌握整个舰队大权后，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采取袖手旁观态度，甚至与其他軍閥相勾結，徒然岁糜广东鉅餉，当时有“古玩”之称。因此，孙中山先生决定进行舰队内部改革。当时广东有两个舰队，一为北洋舰队直属总統府，一为江海防舰队隶属广东省长公署。中山先生于1922年春召見江海防司令陈策、北洋舰队同安舰长溫树德、长洲要

塞司令馬伯麟等，着令負責整頓改革：（1）提拔山東、廣東和各省籍的官兵，清除福建籍的官兵。（2）由廣東江海防司令部的各艦以武力解決北洋艦隊，同時各艦內非福建籍官兵，在艦內發動和內應。（3）由長洲炮台以各炮威迫海圻、海琛、肇和三主力艦，和監視其就編。

部署完成后，在四月下旬一個星期天，在各艦官兵照例放假登陸時候，只福建籍官兵登岸，各省籍官兵事先已由同安艦長溫樹德聯系好，約定均留艦上，到時起義；江海防司令陳策分派各江防艦，襲擊北洋艦。當各艦里的起義人員奪得本艦內的槍械，封鎖炮位的時候，江防艦官兵便很快登上了各北洋艦，掌握艦內主權，將各艦內的福建籍官兵，全體集中起來，趕送上岸。在十一艘艦中，只有海琛艦一艘未能奪到。因為海琛艦的艦員，全部是福建人，平時已作為一個福建派大本營來戒備，各艦船乃以武力進攻，它以炮火還擊，無從接近。於是只好用長洲炮台的大炮，向海琛艦附近地點發兩炮，一彈落在艦首前，一彈落在艦旁附近。海琛艦見無外援，又怯於炮台威力，知難堅持，只好升起白旗，表示降服，於是江防各艦泊近海琛艦，登上占領。北洋艦隊的權力，全部從福建派系手中奪取過來。我是分派參加奪取海琛艦的一組，海琛艦投降後，派我和十餘名官長留艦日夜駐守。當日晚上，我親眼看見有一些人奉令來海琛艦，開艦底的幾個儲藏倉，搬取行李，全部搬落小火輪運走，搬了兩輪才搬完，可見貯存行李之多。據說這些行李是閩系各高級官員，將貴重物件集中在此放存，認為此艦最安全可靠。後來這批行李怎樣處置，是發還給閩系被開除的原主，抑或由某些人拿去分贓，那我就不知情況了。

艦隊起義成功後，孫總統委任溫樹德為海軍司令，並重

新任命各舰舰长：海圻舰长温树德自兼（后来让给吴梓馨），海琛舰长吴梓馨（后由何翰澜递补，何是广东人，但与温共事多年，感情深厚，故与温行动一致）。肇和舰长田士捷，飞鹰舰长何翰澜（是温树德保荐的同学），同安舰长赵梯昆，豫章舰长欧阳格（江西人，是参谋总长李烈鈞保荐的）。其余永翔、永丰、楚豫、福安、舞凤等五舰舰长，是由陈策在广东江防各舰长中保荐调升的：永翔舰长丁培龙，永丰舰长冯肇宪，楚豫舰长招桂章，福安舰长林若时，舞凤舰长袁良骅。原来楚豫舰长潘文治也是广东人，但他平日对福建系阿諛巴结，满口福建话拉相好，因此，此次改革行动，没有约潘参加，怕他事先泄漏机密，所以潘的楚豫舰长也开除了。

温树德充任司令后，为着培植私人势力，乃运用司令的最高职权安排人事。关于各舰官兵都要由他统一委派，而舰长对本舰人员无权任用。所以除了旧的舰员士兵之外，新插进各舰的，全是他的心腹或同乡、同学。至于广东籍官兵，除了旧日任职一律提升外，新插进的，没有一个是广东人，对于永翔和永丰两舰的官兵，更别有用心地安排。永翔舰除舰长丁培龙外，只有一个书记和一个勤务兵是广东人，其余都是温树德特意安排的人员，其目的在孤立舰长，而便于由自己控制，作为自己座驾舰。但永丰舰则安排广东人最多，舰长冯肇宪，大副梁文松，二副胡应球，二管轮梁大顺，三管轮谢羲琴，副电官陈某和书记史某，另水兵十余人，均是广东人。此外有两个士兵头目，如帆缆军士长崔锦荣，枪炮军士长刘殿臣，虽是外省人，但他与广东人特别融洽。这样安排，其目的在集中异己的力量，而便于对付、打击。对这两舰内部的安排，显然是有计划的。

从后来情况发展表明，永翔舰拒绝舰长丁培龙返舰，而私自逃跑附敌。永丰舰全体官兵则始终拥护孙中山先生至北伐军回师讨贼失利时才离舰，本来是温树德作为排除异己的阴谋措施，却转化为孙中山先生蒙难时戡乱讨贼的战斗阵地。

## 二 孙中山先生移驻永丰舰内幕

1922年6月15日舰队得到消息，说陈炯明部队准备背叛孙中山先生，廖仲愷已去惠州劝陈返广州。听到这些消息后，广东江海防司令陈策便召集各舰长秘密开会，根据当时情况，要求各舰长严加警戒，陈策本人住宿宝璧舰指挥。北洋舰队虽然不属陈策所辖，但彼此都是海军中的广东人，因此行动一致，都戒备起来。当时虽然未想到总统会避难来到永丰舰，但对孙中山是忠诚拥护的。

孙中山先生来到永丰舰后，由秘书林直勉向大家讲了一番脱险经过，说当事态万分危急之际，孙先生总是不肯离开总统府，他和总统府参军林树巍迫得拿了一只小皮包，收拾一些衣物，挟持孙先生离府。时孙先生身穿长衫，行至大马站时，被叛军所拦截，林便借口父亲有病，请医生急救，并指孙先生为医生，皮包是药箱，匆匆而过。得以转入大马站，穿出永汉路，至天字码头，雇小艇登上宝璧舰。当时宝璧舰是锚泊天字码头附近的。林树巍则转行长堤分途去“海珠”海军司令部，找司令温树德告以情况。

孙中山先生来到宝璧舰，司令陈策迎接先生上舰。先生在舰上随即亲拟一电稿，交付陈策就舰上无线电拍发。有人以为电稿系秘书林直勉草拟，其实是先生亲拟的。先生当时笔不假人，怒气冲冲，十分愤激。电文说陈炯明反叛，号召各军起来打击叛军，戡乱平难。

不久，海軍司令溫樹德與林樹巍乘一小電船至寶璧艦，晉謁孫中山先生。片時，溫樹德指出寶璧艦實力不夠雄厚，迎接孫中山先生到永翔艦住宿。

翌（十六）日上午十時多，孫中山先生又從永翔艦乘永豐艦派去的小火輪，到了永豐艦，以後在此艦長駐。為什麼孫中山先生從寶璧艦轉到永翔艦，又從永翔艦轉到永豐艦呢？當時寶璧艦泊在天字碼頭附近，永豐艦泊在二沙頭對面士敏土廠附近（即現在的珠江游泳場），永翔艦泊在白鵝潭芳村附近，從寶璧艦轉到永豐艦是就近的。但當晚不就近去永豐艦，而遠涉到永翔艦後，才轉回頭來去永豐艦，這豈不是多走一個來回么？說起來是有原因的。

十六日早晨永豐艦長馮肇宪，楚豫艦長招桂章，永翔艦長丁培龍，江海防司令陳策，及永豐艦的軍官等，在永豐艦上商議，一致認為孫中山先生在永翔艦上住，不夠安全，轉來永豐艦比較穩妥。同時估計到各艦的成員複雜情況，和顧慮到海軍司令溫樹德迎接孫中山先生去永翔艦住，可能會別有用心。若乍然去迎接孫中山先生來永豐艦住，會引起溫樹德的阻止。因此決定宛轉行事。主意決定後，馮肇宪首先發動帆纜軍士長崔錦榮，槍炮軍士長劉殿臣兩人（因為他們是士兵頭目，對發動士兵能起主要作用），對他們說明情況後，他們熱烈地堅決地擁護孫中山先生。隨即集合全艦官兵訓話，群情激昂憤慨，意欲立即發炮轰擊叛軍。於是派出士兵代表二人，由馮率領，乘小火輪到永翔艦謁見孫中山先生。馮報告稱：“永豐艦全體官兵，憤怒不可壓止，準備立即發炮轰擊叛軍，請總統即下命令”。孫中山先生認為“時機尚未到，各艦與岸上友軍必須行動一致，不能獨行”。馮乘機請先生到永豐艦訓話，以示安撫全艦官兵。中山先生同意，於是



与舰长馮肇宪和士兵代表下小火輪，来到永丰舰。这样，就沒使溫树德和永翔舰官兵生疑。

孙中山先生身穿长衫来到永丰舰后，江海防司令陈策与永丰、楚豫两舰长一齐向先生讲出内幕，請总统不要回永翔舰。当时永翔舰长丁培龙亦在座，表示同意，更足使先生听信。所以孙中山先生以后就一直驻在永丰舰，由六月十六日起直至八月九日止。

后来溫树德叛变附逆，說明当时迎接孙中山先生来永丰舰是正确的。

### 三 海軍分化，长洲炮台失守，孙中山先生 率各舰冲入白鵝潭

六月十六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永丰舰謁見孙中山先生。当洪兆麟部队围攻总统府时，魏拥有第三师兵力，他既不加入叛軍，也不出击平乱，只作壁上观，两面討好，以求自保。事变后，魏不敢单独来見先生，于是，約同外交总长伍廷芳赧顏而来。当他見到先生时，本欲諛辯处境困难，以求原諒。但先生不等他开口，即加以指責說：“你是卫戍司令，对广州地区負有保卫之責，弄至这般田地，如何卫戍呢？我明天出动海軍，协助你建立海边一带陣地反攻叛軍，你立即回去部署。”魏唯唯而退。当时先生发言，声音雄亮，达于室外，在甲板上各官兵均为感动。

十六日下午，永丰舰因离开敌軍稍远些，故从大沙头河面移錨至二沙头河面錨泊，其余各舰亦归队，陸續泊在附近一带。17日晨，孙中山先生为了表示討伐叛逆态度，因而命令各舰进攻，炮击省河沿岸一带叛軍，其目的是配合魏邦平部队反攻，及陈軍内部部分部队反正。于是北洋舰队司令溫

树德座駕永翔舰，率領永丰、楚豫、同安、豫章等舰；江防司令陈策亦座駕宝璧舰，率領广庚、广玉、广亨、广貞等舰助攻，沿省河前进。时永丰舰用望远镜观望到东堤桥脚，叛軍用沙包筑起炮垒，安有野炮，又东堤襟江楼上駐有叛軍部队，遂先向这两处炮击。不料河南土敏土厂前那些大眼鸡盐船及东堤桥脚湾泊的大民艇內伏滿叛軍，临近时遂遭到突然袭击，因而在这里人員受伤較多。其次向南堤官紙局、无綫电局，江防司令部，市政厅等四个駐有叛軍的目标炮击后，再沒有炮击，因为一直駛到沙面皆沒有发现叛軍，在沙面返航时，見到省河一带所有叛軍亦已逃光，所以各舰仍然集中二沙头。

在炮击叛軍过程中，岸上魏邦平等部队均寂然不动。中山先生认为时机未到，必須令北伐軍回师，內外夹攻叛軍，方能收复广州，目前单方面作战反而虛耗实力，于是全部舰队退出广州，駐守黄埔，与长洲要塞炮台互相呼应。

这时海軍內部已开始发生分化，而海軍司令溫树德本人則态度曖昧，心怀异志。在叛軍炮轰总統府后，財政部已无人办公，海軍軍餉由溫每日按人額派人向叛軍处領取，叛軍也照給。当孙中山率領舰队炮击岸上叛軍时，独溫树德所駐之永翔舰不发一炮。舰队移駐黄埔后，暗中已分为两派：永丰、楚豫、豫章、福安、舞凤等五舰，不受溫树德之指揮，而直接听孙中山的命令行动；其余永翔、海圻、海琛、肇和、飞鷹、同安等六舰仍服从溫树德的指揮，准备投降叛軍。溫还私下与叛軍方面虎門要塞司令吳礼和、海軍旧部何子奇、刘大同等不断談判投靠陈炯明的条件。孙中山得悉这些情况后，于溫每次来永丰舰时，都晓以大义，說明形势，指出坚决革命，則前途光明。但溫仍执迷不悟。六月二十日，

溫借口与叛軍談判停战办法，率永翔、同安两舰駛进省河，从此两舰即不返黃埔，长駐白鵝潭。

七月一日，魏邦平第二次来永丰舰謁見孙中山先生，說明愿負双方調解工作。先生厉声斥責說：“本总统主张北伐，完成革命，而陈炯明反对北伐，叛变革命。你认为双方都是朋友，以中間人自居，則正义何在？你居心革命还是不革命？”先生詞严义正，凜然不可侵犯。魏見先生对叛逆毫不妥协，廢然而去。

七月七日，魏邦平第三次来永丰舰，請孙中山先生发表与六月六日內容相同的宣言（按中山先生六月六日发表两个宣言，一为“徐世昌退职后对外宣言”，內容为孙中山強調自己是中国事实上、法律上唯一政府行政首領，要列强不要干涉中国內政，不能承认北京之新伪总统等；一为对內的“工兵計劃宣言”，主张惩办祸国罪魁，恢复国会，和平統一、化兵为工等。）各將領准备响应，拥护总统再組政府。先生板起臉孔加以拒絕，指出：“目前革命与北方軍閥的斗争，形势已很明显，何須我再发表宣言。如果各將領拥护革命，应该由他們发表宣言。”魏无語以对。

七月八日，海軍司令溫樹德接受陈炯明賄款二十六万元后，率領海圻、海琛、肇和等三舰离开黃埔，駛出蓮花山河面。七月九日下午，駐在长洲的海軍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亦隨溫樹德叛变，迎敌登陆，长洲炮台因而失守，使永丰等舰受到陆上叛軍炮击，于是永丰、楚豫、豫章、舞凤等四舰（福安舰损坏不能行駛）和江防舰队宝璧、广玉、广貞、广庚，广亨等五舰一齐駛离黃埔，寄碇新造河面，掩护陆上部队撤退。

七月九日傍晚，孙中山先生召集各舰长和陆上部队指揮

等在永丰舰开会，宣布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作战计划。大意是：

(1) 北伐军回师广州途中，总统仍应驻在广州，以表示坚决讨逆，激励官兵返旆之心。

(2) 陈军内部将领有追随总统革命多年者，内心拥护革命，惟是格于环境，实力不充，暂时蛰伏，一俟北伐军前方胜利，他们将从内部起而袭击响应。因此总统实不宜离去广州，致失去领导，甚至会动摇他们的意志。

(3) 总统仍留驻广州，对陈军的一切作战部署，都起后方牵制作用，以利我军前方进展。

(4) 总统决定仍留驻永丰舰，等待前方胜利回师，而永丰舰应选择一个地点，既可以安全锚泊，又不离广州过远。

(5)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势力，与叛逆军阀占据的范围必存在着一度互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作为暂驻的安全地点。这个地点就是白鹅潭。

(6) 从新造驶进白鹅潭必要经过险要地区，这就是车歪炮台。该处炮台虽已废毁，但河面狭窄，附近障地为南石头、东望和炮台三处，统驻有叛军野战砲队两营，分成犄角之势。舰队通过受威胁甚大。但冲进白鹅潭势在必行，希望官兵们奋勇前进。

(7) 永丰、楚豫、豫章三舰实力较强，随同冲入省河。但豫章舰是鱼雷艇，舰身矮，速度快，容易冲过。加以炮械较逊，护身钢板不多，应充当先行舰，免受其他各舰的阻碍。且叛军炮火必集中攻永丰座舰，使先行舰更容易冲过。江防舰队如何冲过，由该舰队自己计划。

(8) 至于陆上部队方面，因广州附近无驻守障地，应另攻别处，树立根据地。因此着宝璧、广玉、广贞、广庚、广

亨、舞凤六舰载运部队出发进攻江門。

(9) 执行命令定于七月十日上午四时，各舰和各部队出发向目的地前进。

會議散后，永丰舰于凌晨四时开航，七时到达三山口河面，車歪炮台敵軍已在望。当时孙中山先生亦上駕駛台了望，各舰发炮向車歪炮台轰击，但彼处都无动静，料敌方野炮射程短，故不还击。同时舰队为了节省弹药，亦不再发炮，一路开足馬力前进，成魚貫陣，豫章舰前卫，永丰舰居中，楚豫舰后卫，直向車歪炮台駛过。及临近車歪炮台时，敵軍从南石头、东壘及車歪炮台三处紛紛发炮，各舰亦发炮还击，顿时烽烟蔽天。軍官們請孙中山先生下駕駛台回室内，是时先生站在駕駛台，大有身先士卒之势，經軍官們恳切劝告后扶入室内。各舰用强大火力瞄准向敌炮位射去，由于舰炮发炮准确能命中敌人炮位。但由于永丰舰极受注視，距离又近，当四处炮弹紛飞、烟硝弥漫之际，永丰舰首先在左舷舰旁被击中一炮，射穿鋼板入舰内，适值那里是杂件室（俗称土多房），內貯有棉紗、火水、油类、什物等。因而馬上起火，黑烟滿艙。舰长立即下达救火部署，拨出一部分人救火，其余繼續作战。敵軍又来一炮，击中“吊桥”上左舷一磅炮位，炮手当即被炮弹炸碎，尸体仅存半边。另外又陸續被击中两三处不重要的地方。但由于各舰炮火密集，威力又大，将敌炮位多数击中，敵軍炮火受到压制漸漸稀疏，舰队遂得以通过，宝璧、广庚两舰亦随着冲过，直駛入白鵝潭，在芳村对开处下錨。上午十一时各舰完成命令規定任务。

是役，永丰舰死二人，重伤一人，輕伤十余人。由于舰旁鋼板坚厚，对枪弹防御綽有余裕，故在剧烈战斗中伤亡較少。起火处亦仅焚去杂物，不至蔓延。当时沙面与芳村系外

国人居住的地方，陈軍畏惧帝国主义的势力，因此不敢来此地区侵犯。而舰队此时亦非对敌作战之时机，惟有严密警戒，等待北伐軍回师，故白鵝潭暫无战事。

在白鵝潭有原先駐泊的永翔、同安两舰。永翔舰舰长丁培龙一直住在永丰舰。同安舰舰长是參謀长兼任的，因胆怯，不敢在舰。因此孙中山先生委派欧阳琳（豫章舰舰长欧阳格之兄，留学日本学海軍）为同安舰舰长，接收同安舰。又命丁培龙回去接收永翔舰，但永翔舰受溫树德指使，拒絕丁舰长回舰。过几天，至十四日永翔舰便升火起錨，逃出省河，向溫部归队。从此在省河仅有四艘軍舰。

当时的形势，假若以永丰、楚豫、同安、豫章四舰的力量是可以监督永翔舰就范，不致任它逃去的，但很可能要动用武力才能解决。倘双方互相炮击必将招致沙面及芳村居留的外人找到反对的借口。纵使解决了内部的矛盾，反生出了更大的外部矛盾，因而任令永翔舰逃去。横豎多一永翔舰或少一永翔舰对于原定計劃是沒有多大影响的。

永丰等舰进驻白鵝潭后，七月十日广州夏稅务司（外国人）来舰謁見孙中山先生，說附近是外国人租借地，总统駐此，一旦与陈軍开战，影响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如請总统他往。中山先生听后勃然大怒，斥以外国客人太无礼貌，我是中国主人翁，此是中国領土，我要駐那里即可駐那里，何得荒謬干預。夏无言以对，悄悄地离舰，先生坐不为礼，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民族气节，在海軍官兵中留下深刻的影响。

#### 四 叛軍用水雷爆炸永丰舰不遂

永丰等舰进驻白鵝潭后，不久江防舰队安北舰和雷乾舰

來協助，担任巡邏守衛。同時雇用了商輪兩只，分派衛士隊和大本營辦公人員，分班乘輪巡邏河面，北至沙面前，南至白鶴洞，日夜梭巡，未嘗間斷，只有上芳村附近泊有美、英、日三國軍艦，碍于外艦錨位，不便巡邏（這個空白點就給敵人放下水雷的機會。）而永豐等艦亦加班崗哨，嚴密警戒，外間謠言雖多，而士氣旺盛，絕不動搖。

當時在芳村沿岸边對開，有外國軍艦三艘和中國軍艦四艘排成長蛇陣，由北而南數起，是日本艦，英國艦，美國艦，永豐艦，楚豫艦，同安艦，豫章艦，直排到大涌口。再南些排列江防艦寶璧與廣庚兩艘。因此警戒防綫就分在永豐艦與美國艦之間。

七月十九日上午艦上各士兵正忙着工作，約十時半，潮水退，各艦均旋轉掉頭。永豐艦剛掉好了頭，忽听得隆隆巨響一聲，艦身搖擺幾次，同時看見永豐艦原來未掉頭前的位置，激起丈多高的水柱，知是該處有水雷爆發。該水雷位置距離美國 214 號軍艦經掉頭後的艦尾，亦相當接近。事發後永豐等艦恐怕再有水雷布下繼續爆發，立即動員採取措施，首先執行“掃雷”工作。各艦都放下舢舨兩只，帶齊掃雷工具從事掃雷，全面掃蕩一次，知水雷只系已爆的一個，再沒有了。

永豐艦由于平時着重注意做好一切應變工作的準備，因此很迅速地在該爆炸地點找到兩根電綫，順着電綫尋去，結果在小涌里發現一只小艇，內有電池和開關製的爆發水雷的設備，而沒有人在小艇內。各士兵立刻散開，四邊包圍搜索，很快就在附近獲得兩人，正是施放水雷的罪犯。帶回楚豫艦審訊，其中一名叫徐直。

據徐犯供稱：系受叛軍周天祿收買指使，布下水雷，日

的在爆炸永丰舰，以危害孙中山先生生命。曾在昨晚（十八夜）乘着黑夜，利用美国军舰附近沒有人巡邏，先放水雷落水，用电綫拖接岸上，留待翌早再安置。又利用每日早上很多小艇往来永丰舰都不加細察的机会，就棹着小艇，用电綫拖着水下的水管，混入很多小艇队中，棹至永丰舰左右，固定那水雷，然后沿途放长电綫，棹艇返入小涌里。但工作刚完毕，而潮水已轉流，料到永丰舰必将掉头，原放水雷的位置会因距舰远而落空，但仍希望永丰舰慢慢轉头，水雷威力还可波及，因此急于按接电掣而爆炸。爆炸声响后，本已弃艇逃走，怎奈涌边淤泥，又深又滑，行得太慢，走不多远，你們已赶来，只得潜匿，終于被捕等語。

事后各舰长商議，均深刻自疚，认为警惕性不高，防范不严，了哨不周，梭巡不密，致使总统受惊。虽然敌人之阴谋不逞，而发生这一事件，其性质是十分严重的，身为军舰負責人，其罪过不可寬恕。因此，各舰长齐集永丰舰，向中山先生請求給予处分。中山先生以各舰长深明大义，勉以当前反革命的凶焰仍高，应以坚决的革命精神来压制它；并謂当最困难情况出現的时候就是胜利来临的前夕等語。对各舰长加以鼓励，而对防范不周，发生事件的责任，不加追究。从此以后，守卫河面更加严密，警惕性更高，各舰各輪联系更加密切，再无危险事件发生。

## 五 舰队的給养及中山先生的生活作风

（1）当叛乱时，南堤中央銀行已被叛軍占据。其中有十几箱鈔票，事前已由中央銀行行长程天斗搬运在駁艇上，沒有落入叛軍手中。在孙中山先生来到永丰舰的第一天，程天斗便亲駕該駁艇，送这十几箱鈔票到永丰舰来。中山先生馬



上分拨給各舰与陆上部队，解决海軍与陆軍部队的給养問題。而先生却没有留存一点在自己身边使用。

(2) 事变后的第二天，原駐总统府的卫士队，经过决战后退出来的卫士与及副官黄惠龙、馬湘等，知道孙中山先生到了永丰舰，便陸續来舰謁見，先生就留他二人在舰上編队值班守卫。但由于缺乏駁壳枪、左輪、及机关枪等，商定由駐香港机关供应。通过省港輪船的海員設法从香港秘密輸入到舰。办法是約定時間由舰上派出几个人，駕小艇至蓮花山附近河面等候接应。至下午二时，从香港来的“金山号”輪船駛过时，船上海員将几只系有浮标的鉄桶从船內向海里拋擲，浮标露出水面，鉄桶半浮半沉在水里。待輪船駛过后，这几个舰上人員便立刻划艇上前捞起这鉄桶运回永丰舰。如是二三次后，舰上卫士队的武装便得到了解决。

(3) 舰队在六月十六、十七两日和駐白鵝潭一段時間，每天的伙食用品，都是由顧問那文先生(外国人)和兵工厂黃驪的夫人(外国人)运来的。每天早晨，他(她)們各駕一小电船从沙面居正临时办事处运送新鮮魚肉、三鳥、蔬菜、米粮、鸡蛋等日常食品。还有罐頭牛奶肉类和水果等到永丰舰，再分拨到舰队各舰，保证了舰队食品的充足供应。当舰队在黃埔駐泊时，各舰自己可在长洲及新洲市场采购。

(4) 中山先生来永丰舰时是穿着夏布长衫的，在舰上全部時間都是穿着布衣，很朴素。他的衣服在总统府全失了，后来穿的都是別人送給他的不新不旧的粗布衣服。在飲食方面，先生也吃得很清淡。好的食物常常吩咐拿去让士兵吃。

(5) 永丰舰尾部甲板上是軍官們和大本营駐舰人員散步之处。每天晚飯后，中山先生也出来在該处散步。大家一起聊天，非常亲切。舰尾設有两个士兵值班崗位，先生也常与他